

# 芦林兽吼

——以狮子为“贡献”之中西亚与明的交往

[文章编号] 1001- 5558(2004)01- 0136- 12

● 王 屈广燕

[摘要] 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中西亚以狮子为“贡献”的交往显得格外的突出。今阿富汗赫拉特市的“哈烈”城首开记录，以后，朱氏皇帝相继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市之“撒马儿罕”，今伊朗设拉子市之“失刺思”、伊思法罕市之“亦思弗罕”、阿巴斯港市之“忽鲁谟厮”，土耳其科尼亚市之“鲁迷”，也门亚丁市之“阿丹”，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之“天方”等国得到狮子。狮子数量之多以及输入的频繁，在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上名列前茅。缘于亲眼目睹，明代士人对于这种猛兽的外形、特征的描述，可谓亦细亦微、惟妙惟肖。随着狮子“贡献”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和外事问题的出现，永乐、宣德之际朝臣的歌颂变成了天顺、嘉靖期间朝臣的劝谏。

[关键词] 狮子；中亚；西亚；明朝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

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大型猛兽狮子（*Panthera leo*），频繁地充当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东非间文化交流的“媒体”，在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上，尤以明代中前期格外突出。足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最早进入朱氏宫苑的狮子，千真万确，有的就来自今日

已经没有这种动物分布的中亚地区。<sup>①</sup> 陈诚《竹山集》内篇卷一《狮子赋》：“永乐癸巳（十一年）春，车驾幸北京。秋七月，西域大姓酋长沙哈鲁氏不远数万里，遣使来朝。皇上推怀柔之恩，命中官臣〔李〕达、指挥臣〔金〕哈蓝伯、臣帖木儿卜花、臣马哈木火者行报施之礼，且命吏部员外郎臣〔陈〕诚典书记。臣奉命惟谨，以是年九月初吉戒行。明年甲午春正月戊子，发酒泉郡（肃州卫），出玉门关，道敦煌、月氏，经高昌、车师之故地，达蒙古、回鹘之部落。凡旌节所临，悉皆壶浆箪食，迎劳惟勤，是皆德化之流行，致远人之向慕也。十月辛未，至哈烈城，沙哈鲁氏仰华夏之休风，戴圣朝之威德，鞠躬俯伏，重译殷勤，欲殚土地之所宜，愿效野人之芹献。乃集猛士大蒐山泽，遂获巨兽，名曰狮子，维以金绳，载之巨槛，三肃信使，贡献天朝。非维远物之是珍宝，表外夷之慕义也。凡在臣民不胜忻跃，臣职司纪载，躬践遐陬，敢不具述始终，光赞盛美？”<sup>②</sup>

居于“哈烈”城、今阿富汗同名省会赫拉特（Herat）市的沙哈鲁，盖“帖木儿”帝国的第二代嗣主。<sup>③</sup> 早在陈诚一行西访之前，中国与这个疆域广袤的王朝就已开始了彼此的直接交往。《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哈烈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驸马帖木儿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成祖践阼，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主，犹不报命。永乐五年，陈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明年，复遣傅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按哈鲁把都儿遣使随安朝贺。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使朝贺。撒马儿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之。因赐彩币表里，并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人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诸物。十一年，达京师。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臣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蓝伯等送之，就赍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sup>④</sup>

来自“哈烈”的这头狮子，路途迢递，于翌年秋抵达北京。金善《金文靖集》卷六《师子赋》：“永乐十有三年九月丙申，西域遣使以师子来贡。”“乃自月窟逾昆仑，越大漠，

① 陈鹏·世界各地珍奇动物〔M〕第2章《热带草原地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页50：“狮子与虎不同，它是生活在开阔的原野。现在世界上只有一种，仅存于非洲的稀树草原和印度的一小块地区——吉尔丛林区。”

② 陈诚·竹山集〔M〕。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雍正七年刊本，页234上、下。

③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M〕卷首麦特列（K. M. Maitfia）《前往中国的波斯使节序》——北京：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名著译丛何高济中译本，1981，页101：“波斯帖木儿朝最伟大的统治者米尔咱——沙哈鲁（1404~1447年在位），也是自古以来主宰波斯帝国命运的最开明的君王之一。在其他种种独特的事件中，已知的是：在他统治期间，他曾向同时代的统治者派遣重要的政治使节，首先是遣使到中国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的宫廷。”

④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页8610。

历数十万里，随使者以达于阙下。”<sup>①</sup> 梁潜《泊庵集》卷一《西域献狮子赋》：“永乐十三年秋九月，西域以狮子来献。”“尔乃道西极，腾瑶池，踰葱岭，涉月氏，东望扶桑，献之京畿。”<sup>②</sup> 该狮子，原先栖息于“迭里迷”城、今乌兹别克苏尔汉河（Surhandar）省首府铁尔梅兹（Termez）市南“阿木河”、今阿姆河亦喷赤河岸的“芦林”中。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哈烈》：“狮子生于阿木河边芦林中。初生时目闭，七日方开。欲取而养之者，俟其始生未开目之际取之，易于调习。若至长大，性资刚狠，难以驯取。且其势力强胜，爪牙距烈，奋怒之际，非一二人可驾驭之。善搏巨兽，一食能肉十斤多。有得其尾者，盖操弓矢，设网罟以杀之。若欲生致，甚难得也。”<sup>③</sup> 《竹山集》内篇卷一《西域山川风物行程记录》：“迭里迷城，在撒马耳罕之〔西〕〔东〕南，去哈烈二千百余里。城临阿木河之东岸而立。河水稍宽，非舟楫难通，略无险要。城之内、外，居民数百家，孳畜蕃息。河水多鱼。旧城相去十余里。河东土地隶撒马儿罕，河西岸芦林中，云有狮子产焉。”<sup>④</sup>

“阿木河”，又名“质浑河”，其西南岸之出产狮子，尚有更早的确切记录。《史集》第3卷《旭烈兀传》：“一二五六年一月一日，旭烈兀汗率领战无不胜的军队渡过质浑河，赏赐了这伙船主，豁免了向他们征收的船税，废除了这一惯例。他渡过河后，为了娱乐，前往河边闲游。突然之间，有不少老虎从丛林中闪出。他下令让骑士们围成圆圈，举行圈猎。因为马怕虎，他们便骑上激怒的骆驼，猎获了十头虎。第二天，他们从那里出发，驻扎在沙不儿罕草地上。”<sup>⑤</sup> 其中，“老虎”乃是“狮子”的误译。同样摘录波斯史家拉施特所作同书成文的《多桑蒙古史》，其第4卷第4章《旭烈兀》则正确地写道：“一二五六年一月二日，从船桥渡阿母河，罗姆算端之使者偕法儿思部阿塔毕之使者来贺，伊刺克、呼罗珊、阿哲儿拜占、阿朗、设里汪、谷儿只诸部君主皆赏重币来迎。阿母河旁林中狮子甚夥，旭烈兀欲在此处行猎，马畏狮吼不敢进。乃以酒醉骆驼代之，猎得狮子十头。”<sup>⑥</sup> 实际上，狮子在当时的中亚有广泛的分布。《秋涧集》卷九十四刘郁《西使记》：“黑乞丹国名乞里弯。狮子雄者，鬃尾如缨拂，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之怖，溺血。”<sup>⑦</sup> “乞里

① 金善。金文靖集 [M]。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374。

② 梁潜。泊庵集 [M]。四库全书本，页19下、20上。

③ 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周连宽点校本，2000，页74。

④ 竹山集 [M]。页321下、322上。

⑤ 拉施特。史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中译本，1986，页33。

⑥ 多桑蒙古史 [M]。上海书店出版社冯承钧中译本，2001，下册页51。

⑦ 王恽。秋涧集 [M]。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8上。又，同书同卷页5上：“阿里麻里又南有赤水儿城，有兽似虎，毛厚，金色无文，善伤人。”此亦应是狮子。

弯”，今乌兹别克同名州首府纳沃依（Navoi）市北卡尔马纳（Kemaneh）。①

## 二

与先前的中国王朝相比，有明一代之以“朝贡”方式输入狮子，可称格外地“显著”。所贡狮子不仅数量可观，且来源也非啻一二，除“哈烈”外，属于中亚地区者，尚有今乌兹别克同名省会撒马尔罕（Samarkand）市之“撒马尔罕”、今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省会法扎巴德（Fayzabad）市之“把丹沙”、今中国新疆吐鲁番（Turfan）市之“土鲁番”等国。罗日叟《咸宾录》卷三《撒马尔罕》：“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贡二狮子。狮子日食生羊二，醋酖、密酖二瓶。官养狮人，光禄日供给焉。弘治二年，遣使贡狮子。夷人所过，横为侵扰。未几，广东布政陈选上言：撒马尔罕使臣怕六湾贡狮子，欲以广南浮海往满刺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貽笑安南诸夷。”②《明史》卷三三二《失刺思传》、卷三三二《撒马尔罕传》、卷三二九《土鲁番传》：“成化十九年，[失刺思]与黑娄（哈烈）、撒马尔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诏加优赉。”“成化十九年，其（撒马尔罕）锁鲁檀阿黑麻偕亦思[弗]罕酋长贡二狮。弘治三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诸兽，由甘肃入。”“弘治三年秋，[土鲁番]又遣使从海道贡狮子，朝命却之。四年秋，遣使再贡狮子，愿还金印及所据十一城。边臣以闻，许之。”③

在西亚地区的北部，“贡献”狮子者计有乃今伊朗同名省会伊斯法罕（Eshiraz）市之“亦思弗罕”、法尔斯（Fars）省会设拉子（Shiraz）市之“失刺思”、霍尔木兹甘（Hormozgan）省会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市之“忽鲁谟厮”，今土耳其同名省会科尼亚（Konya）市之“鲁迷”等国。巩珍《西洋番国志·忽鲁谟厮》“[永乐中，忽鲁谟厮]国王修金叶表文，遣使宝船，以麒麟、狮子、珍珠、宝石进贡中国。”④《明史》卷三三二《亦思弗罕传》、卷三三二《鲁迷传》、卷十八《世宗纪》：“永乐十七年，[亦思弗罕]偕邻国失刺思共部贡狮、豹、西马，赉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宾等送之。”“嘉靖三年，鲁迷遣使贡狮子、西牛。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嘉靖四十三年，鲁迷贡狮子。”⑤袁袞《胥台集》卷五《观鲁迷所贡狮子歌》：“皇帝嗣服之五载（嘉靖五年），鲁迷重译贡猊貌焉。时筮仕京师，薄观于四夷馆，退作歌以风。鲁迷迢迢远在昆仑西，叩关通道贡猊貌。绝漠知重几万译，跋涉流沙经月支。初从羁縻就属国，倾城聚观途路塞。率题械脰苦

① 又，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M]，北京：中华书局刊本，1982年，页48：“Kerman：一在中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其城今仍存在，名曰起儿漫内，即辽史（卷三十）《天祚帝纪》之起儿漫。一在波斯南部，即西使记之乞儿弯，《南村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之乞里马泥，今滨临波斯湾之克尔曼是也。”不过，“乞儿弯”前冠“黑乞丹国名”五字，而“黑乞丹”即西辽，因此，当为耶律大石西征所至之前一个“Kerman”。

② 罗日叟：《咸宾录》[M]，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余思黎点校本，1983，页73。

③ 明史[M]，页8615、8600、8532。

④ 巩珍：《西洋番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1981，页44。

⑤ 明史[M]，页8616、8626、8627。

维挈，豹鞞为鞞铁衔勒。”<sup>①</sup>《明世宗实录》卷六十四：“嘉靖六年正月，鲁迷使者火者好把丁阿力等来贡狮子。”<sup>②</sup>

在西亚的南部地区以及与之隔红海相望的东非南部海岸，“贡献”或所从“采购”狮子者，则有今沙特阿拉伯同名省会麦加（Makkah）市之“天方”、今也门同名省会亚丁（Aden）市之“阿丹”、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uqdisho）市之“木骨都束”等国。<sup>③</sup>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二十二《阿丹国》：“[永乐中，]其贡采之物，异者十有二品：一曰猫睛之石，二曰五色亚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支，五曰金珀，六曰蔷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狮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钱豹，十一曰驼鸡，十二曰白鸠。”<sup>④</sup>《金文靖集》卷六《狮子赞》：“圣天子莅阼（永乐）之十有七年，德化大成，无有远迹，毕献方物。乃秋八月甲午，西南夷木骨都束国，复遣使以狮子来贡。乃今日仙瀛外，历数十万里，随使者以进，于以见圣天子之威德远著，覃及庶类。故更雄猛悍鸷之兽，非人力所可制者，亦皆帖然驯伏，自致于阙下。则所以柔远怀迹，威服不庭，非雷动于遐陬绝域之外者，于是而可以想见矣。”<sup>⑤</sup>《西洋番国志·天方国》：“宣德五年，钦奉朝命开诏，遍谕西海诸番，太监洪保分艘到古里国。适默伽（天方）国有使人来，因择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回京奏之。”<sup>⑥</sup>

上奉皇帝的狮子，绝大多数是人工自幼饲养者，有的还学会了一定的“技艺”。其照料者，则一起来到阙庭，成为“服务”的专职“狮奴”。《金文靖集》卷二《狮子歌》：“抚摩之，不摄不惧，蹲踞拜伏，游戏舞跃，皆能解人意，有不待驯扰而能者。”<sup>⑦</sup>《泊庵集》卷一《西域狮子赋》：“厥有老者，椎髻而纛裳，再拜稽首，擎拳以奉，将杂沓进退，率舞而低昂，曰：皇至仁兮柔远，伟兹兽兮驯良。”<sup>⑧</sup>杨荣《杨文敏集》卷一《狮子》：“及兹来阙下，俯首随鹓行。帖然自驯服，感此仁化彰。玉阶齐率舞，灵囿恣翱翔。”<sup>⑨</sup>《胥台集》卷五《观鲁迷所贡狮子歌》：“奚奴绿髯深眼睛，戟手螭髯垂胡缨。须臾鞚引藁街下，

① 袁袁，胥台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570上、下。

② 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页1641。

③ 今同国下朱巴（Jubbada Hoose）州首府基斯马尤（Kismaayo）市外港琼博（Junbbo）之“竹步”国，时当也产狮子。明史[M]卷三二六《竹步传》页8449、8450：“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所产有狮子、金钱豹、驼蹄鸡、龙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属。”

④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M]，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谢方校注本，1982，页114。

⑤ 金文靖集[M]，页394。

⑥ 西洋番国志[M]，页46。

⑦ 金文靖集[M]，页130。

⑧ 泊庵集[M]，页20下。

⑨ 杨荣，杨文敏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14、15。

俯首帖耳犹长鸣。封羊屠狗恣所欲，丰刍味甘日不足。英雄束缚亦如此，豢养恩深敢辞辱？”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五《鸟兽纪》：“回回啖以肉，与之相狎，置肉于面，狮遂扑面取之。以铁索系椿于地，行则携之而去。”② 陈洪谟《治世余闻》卷上一：“己酉（弘治二年），西番贡狮子。其性劲险，一番人长与之相守，不暂离，夜则同宿于木笼中，欲其驯率故也。少相离则兽眼异变，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视之，其舍略黏，则面皮已去其半。”③

### 三

当有明一代，随着狮子的不断输入，这种猛兽已为许多士庶所熟知，不少人有幸目睹，具有充分的“感性”认识。《竹山集》内篇卷二《狮子》：“曾闻此兽群毛长，今见其形世不常。皎皎双瞳秋水碧，微微一色淡金黄。”④ 王绂《友石集》卷四《瑞应狮子诗》：“西域狮子进神京，粲粲金毛映日明。幸际盛时亲睹此，绝胜前史但悉名。”⑤ 正因为这种情况，关于狮子外形、特征的描述，诸如头面、身躯，甚至肩胛上方的长鬃，尾巴末端的毛球，皆能亦细亦微、惟妙惟肖。《松窗梦语》卷五《鸟兽纪》：“西回回贡狮子，状如小驴，面似虎，身如狼，尾如猫，爪亦如虎。其色纯黄，毛较诸兽为长而旋转。”⑥ 《西洋朝贡典录》二十二《阿丹国》：“其状如虎，元质而无纹，巨首而廓唇，其尾黑，长如纆，其吼如雷。百兽见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狮子。”⑦ 《金文靖集》卷二《狮子歌》、卷六《师子赋》：“其状似虎，猛而壮，铜爪锯牙，广颡巨颊，尾大而长，目炯炯如电，声哮哮震撼山岳。”“铜爪铁额，锯牙凿齿，尾端有茸毛，大如斗许。”⑧ 《杨文敏集》卷一《狮子》：“狮子产西极，雄猛非寻常。锯牙自铍利，铜首何轩昂！双耳正上耸，两目耀星芒。巨尾摇锦茸，长毛绚金黄。顾盼雄风生，哮嗽百兽藏。”⑨

为了永久保留狮子的形容，明代的宫廷画师曾经进行过“写生”或“临摹”的工作。这种图稿中的部分流落至民间，激发了骚人墨客的题咏。何乔新《椒丘集》卷二十三《题狮子图》：“莎溪之域弱水滨，金精下降毓怪珍。伟哉狻猊产此地，雄姿猛态复绝伦。双睛睒睒电流赤，劲爪铍牙侔剑戟。空山怒吼轰春雷，百兽闻之皆辟易。饥来不食麋鹿群，搏犀拉象如孤狔。几回饥饮龙门俟，积石半露余波浑。圣皇端拱位皇极，月窟冰天皆仰德。

① 胥台集[M]. 页 570 下.

② 张瀚. 松窗梦语[M]. 北京: 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盛冬铃点校本, 1985, 页 106.

③ 陈洪谟. 治世余闻[M]. 北京, 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盛冬铃点校本, 1985, 页 4.

④ 竹山集[M]. 页 344 上、下.

⑤ 王绂. 友石集[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页 287 下.

⑥ 松窗梦语[M]. 页 106.

⑦ 西洋朝贡典录[M]. 页 114.

⑧ 金文靖集[M]. 页 130, 374.

⑨ 杨文敏集[M]. 页 16, 17.

荒夷得此不敢留，繫以金绳献京国。修途万里经流沙，群动慑窜不敢哗。尾端尚带昆仑雾，口角仍含葱岭霞。形轩文陛丽晴旭，遥望龙颜自驯伏。低头安尾体态闲，黄毳苍髯繄人目。皇威远被万国宁，长杨灵囿多样栎。狮兮狮兮敛鸷猛，长与驺虞作队行。”<sup>①</sup>而文物鉴定家之一的张丑，则在观赏图画时，同时审定狮子形象的“真假”。《清河书画舫》卷四上：“阎立本《西旅贡狮子图》，狮子墨色，类熊而猴貌，大尾，殊与世俗所谓狮子不同。闻近者外国所贡，正此类也。”<sup>②</sup>也曾见过狮子的元人吴澄，在《吴文正集》卷六十《题阎立本贡狮子图》中有“异曲同工”的文字：“当时此人此兽，中土盖稀，故图以示后。今贡所不有，虽未观画，已稔见之矣。”<sup>③</sup>

明代的许多目睹者，为狮子的堂堂仪表所倾倒。一半通过想象，一半稽诸记载，不少士子“相信”：形状威武的狮子，可以随意地捕食各种兽类，包括强壮得多的象、犀和同样凶猛的虎、豹。胡俨《胡祭酒集》卷十《师子赞》：“髯彰铜首，毫毳金色。茸茸修尾，昂昂阔臆。藏锋蓄锐，目光敬忽。毛虫之长，百兽之雄。静则霜肃，动则风生。熊黑摧藏，犀兕帖息。暨彼虎豹，闻威亦惕。”<sup>④</sup>《竹山集》内篇卷一《狮子赋》：“非虎非貔，晶晶瑶首，濯濯金衣，锯牙凿齿，秀目长眉。咆哮雷动，迅走电驰。封豕为之辟易，猘獠为之蹉跎，爪拏云其踣铁，尾窵地其垂丝。视虎狼于纡粟，啖牛羊若醢鸡。群毛让长，百兽所司。”“抑斯兽也，古典可稽。一名白泽，是即狻猊，又谓白虬。识龙伏狸，若麟似虬，搏象裂犀。”<sup>⑤</sup>李时勉《古廉集》卷一《狮子赋》：“举趾迅奔，则千里倏忽。奋怒扬威，而百兽战慄。万牛失据，六驳夺魄。貆猫丧气，猘獠屏迹。白彪偃以奔窜，玄熊踣而辟易。挟犀兕以飞涎，噬虎豹而喋血。”<sup>⑥</sup>王直《抑庵集》卷后三十七《狮子赞》：“其性质之强毅，气势之豪壮，才力之剽捷，爪牙之坚利，皆非他物所能及。肆意横行，一日千里。虽象兕之大，熊黑虎豹之猛，猝然遇之，皆震慑摧伏，齧裂搏噬，一听其所为，而莫之能遁。”<sup>⑦</sup>

与前代一样，明代也不乏更为荒诞的相关“传说”。《治世余闻》卷上一：“又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长仅尺余。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伏不敢动。盖吼作溺著其体，肉即腐烂。吼狷獠，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亦畏伏，物类相制有如此。”<sup>⑧</sup>又有卓有声誉的“阁老”，将完全是“无稽之谈”的“狮子”所出，作为“博学”的典故。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七十二《记龙生九子》：“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因

① 何乔新，椒丘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嘉靖刊本，页1085、1086。

② 张丑，清河书画舫[M]，四库全书本，页29下。

③ 吴澄，吴文正集[M]，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④ 胡俨，胡祭酒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隆庆刊本，页88上、下。

⑤ 竹山集[M]，页335上、下。

⑥ 李时勉，古廉集[M]，四库全书本，页11上、下。

⑦ 王直，抑庵集[M]，四库全书本，页6上。

⑧ 治世余闻[M]，页4。

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上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赑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若在弘治间，泰陵尝令中官问龙生九号名目。因忆少时，往往于杂书中见之，仓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询之罗编修玘，玘仅疏其五六云。得于其师左参政赞者止此，又询于吏部刘员外绩，绩以故册来，册面备录此语，亦不知所从出。因据以复命，盖记问之难如此，恐久而复失之，漫识于此，以俟请他日。”<sup>①</sup>

#### 四

同样是狮子的东来，明代前后士人所持的立场很不相同。当永乐、宣德之际，士人每借“圣德恢弘、夷狄向化”作为歌颂的对象，这几乎成了普遍的主题。《金文靖集》卷六《师子赋》：“钦惟圣天子膺受天命，统绍洪基，厚德深仁，覆冒无极。仁声义闻，溢于八表。自前代所不通中国所不闻者，其人莫不向风慕义，畏威怀德，重译列踵而至。盖自三代以降，未有盛于今日者也。”“于以彰圣皇之威武，于以昭盛世之文德。熙神化以弥流，在圣心之无教。措斯世于太平，遂民生于丰殖。隆国家万年之安秩，旷古无前之绩。臣叨列于班联，仰天颜之咫尺。幸目睹于奇珍，敢敷陈于悃悃。祝圣寿以悠长，颂皇图于无极。”<sup>②</sup>《抑庵集》卷后三十七《狮子赞》：“惟圣人在位，威德足以服远四方，万国莫不顺从，然后此物亦靡然自致。我宣宗皇帝之御天下也，蛮夷戎狄，不间远迹，德威所临，无思不服。于是，西域以狮子来献，拜舞起伏，动合人意。化其刚暴，率为柔良。此可见圣德之大，上格乎天，下孚于物，如此其至也。”“遭圣仁兮斯服从，大明君兮御宸极，万邦宁兮修厥职。随贡筐兮来西域，化强戾兮归至德。卫天门兮威有赫，麒麟驯虞兮与接迹。敞灵囿兮足安适，太平万世兮绵宝历，述赞词兮示无教。”<sup>③</sup>

非议，出现在“鲁迷”国遣使进献狮子的天顺年间。而兹前，皇帝曾取消了“采购”虎、豹的计划。《明史》卷二〇六《郑一鹏传》：“[天顺中，]鲁迷贡狮子、西牛、西狗、西马及珠玉诸物。[郑]一鹏引汉闭玉门关、谢西域故事，请敕边臣量行赏赉，遣还国，勿使人京，彰朝廷不宝远物之盛德。不听。”<sup>④</sup>吕柟《泾野集》卷二十七《寇天叙墓志》：“西域有贡狮子、犀牛、西狗者。前巡抚陈公某及礼部该科之言，不听。公（寇天叙）奏言：皇上即位来，不好珍禽奇兽，近曾却御马监虎、豹之采，以为无益。今乃复用此，岂

① 李东阳·怀麓堂集·[M]·四库全书本，页11下、12上。

② 金文靖集[M]·页373，374，376。

③ 抑庵集[M]·页6上、下。

④ 明史[M]·页5437。又，胥台集[M]卷五《观鲁迷所贡狮子歌》，页570下：“我闻异物不可驯，袒裼抚之如有神。水衡宝钺殷颁赐，不惜金钱怀远人。呜呼！明王慎德卓远略，珍禽奇兽须教却。周征白狼荒服叛，汉闭玉门歌颂作。先朝故事传敬皇，鲁迷款塞曾来王。当时谢却仰明圣，万古史册生辉光。今皇端拱勤内治，夷德无厌惟嗜利。何当破械纵山林，厚赏金增绝来使。”



陛下有见于虎、豹而不见于狮子邪？伏望却还，以潜消远夷窥伺希恩之意，尤愿日御经筵亲贤士云。”<sup>①</sup> 兹后，至成化中，又缘进献狮子的使臣要求远赴“候接”而反对声再起。《咸宾录》卷三《撒马儿罕》：“夷使请大臣出迎，郎中陆容言：狮子为兽，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輿不可以备馭服，理不宜受。礼部周洪谟亦以为不可令官出迎。诏道中官迎之。”<sup>②</sup>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十六《陆容墓碑铭》：“〔成化十九年，〕西域贾明进狮子，至陕西嘉峪关，奏乞大臣率军士往迎。公（陆容）言于尚书：外夷以奇兽进，朝廷既不能却，若复往迎之，宁不貽笑天下后世耶？议上，遂已。”<sup>③</sup>

适弘治改元以后，既是为了减少财政和人力的化费，也是为了针对“土鲁番”国不听“天子”宣旨，肆意侵并邻城的行为，谏臣提出予以“制裁”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给予少量报酬后的狮子的“却贡”。王鏊《震泽集》卷二十九《林元甫墓志》：“〔弘治初，〕土鲁番以狮子来献，公（林元甫）言：宜却之，以明明主不贵远物。”<sup>④</sup>《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卷一八三《耿裕传》、卷一八三《周经传》：“〔弘治初，〕吐鲁番使者贡狮子还，帝令内阁草敕，遣中官送之。〔刘〕吉等言：不宜优宠太过，使番戎轻中国，事遂寝，既又言：狮子诸兽日饲二羊，岁当用七百二十。又守视校尉日五十人，皆繁费，宜绝诸兽食，听自斃。帝不能用。”“初，撒马儿罕及土鲁番皆贡狮子，甘肃镇守太监傅惠先图形以进，巡按御史陈瑶请却之。〔耿〕裕等乞从瑶请，而治德违诏罪。帝不从。后番使再至，留京师，频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贡许其自新，彼复潜称汗号，兴兵犯顺。陛下优假其使，适遇倔强之时，彼将谓天朝畏之，益长桀骜。且狮子野兽，无足珍异。帝即遣其使还。”“〔弘治二年，〕土鲁番贡狮子，不由甘肃，假道满剌加，浮海至广东。〔周〕经倡议：毁其寺，却贡不与通。”<sup>⑤</sup>

正是与此同时，明王朝作出了彻底关闭海路，惟以陆路入献狮子的决定。《咸宾录》卷三《撒马儿罕》：“给事韩鼎上言：珍禽异兽，非宜狎玩，且供费不资，宜罢遣之。三年，由南海贡狮子。礼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自后，贡皆从嘉峪关入。”<sup>⑥</sup>倪岳《青溪稿》卷十三《止夷贡》：“今该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赛玛尔堪〕〔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庭之美观；置之於外，亦非军伍之可用。日逐喂养饲之费，及所赐前项银币等件，俱系府帑之财帛，百姓之供亿。兼且狮子真伪，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倘或非真，岂不受远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启夷人窥伺之心，以为中国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发扬圣德之光辉，补益治平之实效也。”“其经从海道，虽有先朝特旨，止是难令回还。今若听从海道前来，则后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诡称本处差来入贡，则既无勘合，又无印信，何由知其真伪？就使的系本处差来使臣，则既从陕西，又从海道，滥冒差人，糜费财帛，终无穷已。且又令其习知海道，启意外之虞。即今各处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穷困，却

① 吕柟：泾野集[M]。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刊本，页334上。

② 咸宾录[M]。页73。

③ 吴宽：匏翁家藏集[M]。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正德刊本，页4下、5上。

④ 王鏊：震泽集[M]。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⑤ 明史[M]。页4528, 4529, 4863, 4858。

⑥ 咸宾录[M]。页73。

乃疲中国以供远夷，费有用而易无用。”<sup>①</sup>

## 五

中国人之真正得知狮子，始于西汉张騫之西域“凿空”。<sup>②</sup>《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乌弋山离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鬲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sup>③</sup>逮至东汉，乃有狮子的“贡献”。《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是岁（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sup>④</sup>迄于南北朝，仍时有狮子来至中国。《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颇看国献狮子一。”“孝庄永安元年六月，吠哒国献狮子。”<sup>⑤</sup>但是，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流行，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双重趋势：这种猛兽的名字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而同时却对其“真实模样”越来越陌生。那是因为菩萨座下或假借为舞蹈道具的狮子，多半是巨首大眼的怪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长秋寺，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四月四日，此象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sup>⑥</sup>《通典》卷一四六《乐坐立部伎》：“《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扑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像。”<sup>⑦</sup>

与中西亚交往的高潮，出现在唐帝国开肇的初年。当武德、天宝之间，随着狮子或狮子皮的来奉，其臣民从而获得更多的关于狮子形貌、习性的信息。<sup>⑧</sup>然而，由于流行骈体文字的原因，有的只是夸张而不是记实。《全唐文》卷一三八虞世南《狮子赋》：“其为状也，则筋骨纠缠，殊姿异质，阔臆修尾，尽毫柔毳，钩爪锯牙，藏锋蓄锐，弥耳宛足。伺间借势暨手，奋鬣舐唇。倏来忽往，瞋目电曜，发声雷响。”<sup>⑨</sup>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七《狮子赞序》：“顷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极，献其方物，而狮子在焉。其天骨雄诡，材力杰异，得金精之刚，为毛群之特。伫立不动，已九牛相去；眈视且瞋，则百兽皆伏。所以肉视犀象，孩舞熊黑。其余琐细，不置牙齿。”<sup>⑩</sup>到至德以后，由于吐蕃的侵犯，陇山以西的道路阻断，狮子不再来输东方。加上业已“传统化”的形象深入人心，狮子“失真”的

① 倪岳：青溪稿[M]。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下、7上。

② 尔雅[M]。卷十《释兽》，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77页2651上：“狻麈，如虬猫，食虎、豹。疏：即狮子也。”当为后世附会之词。

③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页3889。

④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页158。

⑤ 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崇祯刊本，1982，页11388上、11392上。

⑥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刊本，页27。

⑦ 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万有文库十通本，1984，页761中、下。

⑧ 册府元龟[M]。卷九七〇，页11396下、11398下：“武德五年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贞观九年，康国献狮子。”

⑨ 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缩小影印嘉庆刊本，1982，页1396上。

⑩ 张九龄：曲江集[M]。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成化刊本，页8下、9上。

情况不仅得不到纠正，还有愈益“离奇”的倾向。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前十六《毛篇》：“师子，释氏书言：师子筋我弦，鼓之众弦皆绝。”“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师子尾拂，夏月，蝇纳不敢集其上。”<sup>①</sup>从这一点讲，明代狮子的东来，对于中国科技史之一部生物史而言，意义非比一般。

毫无疑问，以现在尚生活在东非、南非的狮子而言，这种相对虎、豹显得有些“外强中干”的大型猛兽，并不捕食中型以上的食肉动物，而被体格硕实的象、犀常常四处驱赶。就是与属于猎杀对象的斑马、长颈鹿遭遇，也未尝没有“遭殃”的时候。<sup>②</sup>不管怎样，对于并不十分清楚这些的人来说，狮子当然是值得尊敬和宠爱的。就东亚、中亚、西亚、南亚、南欧、北非等地区君主园囿中豢养的狮子而言，应该主要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不产狮子的今马来西亚同名州首府马六甲（Melaka）市之“满刺加”国似乎存在着买卖狮子的市场。《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九《陈选传》：“[弘治初，]时又有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自甘州以狮子入贡，将取广南浮海还国，云欲从满刺加更市狮子。”<sup>③</sup>这种市场可能远不止一处，包括“忽鲁谟厮”、“阿丹”等印度洋沿岸的港口。难怪为竭力降低狮子进口数量的明代官员，要求皇帝重申只陆路引入狮子的规定。此外，必须指出：进入各宫苑的狮子大多为“驯服”者，而“驯服”须从幼狮开始。幼狮的获得，意味着成年狮子的大量被杀，这或许就是当今这些地区不再有兹猫科动物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来也许不信：当明代中叶，皇帝的“御苑”中满是珍禽异兽，犹如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园”。<sup>④</sup>夏原吉《夏忠靖集》卷三《洪熙乙巳秋仲，赐观内苑珍禽其兽，应制赋诗》：“爰开禁籞集廷臣，少肆余闲阅奇蓄。虞官围宰杂逯进，珍禽瑞兽纷纍呈。狡狴侧居真雄猛，锡爪金毛睛炯炯。彩毳戏罢拂霜髯，百兽潜窥敢驰骋。须臾玄鹿来轩墀，丰肌黼黠犹乌犀。若非食野沾煤雨，应是寻泉堕墨地。双羊继出仍珍美，腹若垂囊背如砥。煌煌宝辔经笼头，轧轧朱轮低载尾。花阴大小霜姿媛，金环约项声隆隆。盘旋倏忽作人立，何殊雪洞飞来仙。又看福鹿并神鹿，毛质鲜庞实灵物。羚羊缓步苍苔边，修角撑空亦奇独。桉牛玉鼠洁且驯，朱樱贯目脂涂唇。想应窃饵琼芝足，故著银袍覲紫宸。驼鸡耸立谁其绍？骈趾青瞳高丈许。或时振翼将何如？志在冲霄学鹏举。雕笼鸚鵡色更奇，但观熟玩心忘疲。呈祥虽未衔图瑞，调舍应能唱寿词。三三两两宾郎雀，短啄珊瑚新琢削。飞翔出槛恣喧乎，似欲临风脱金钥。徘徊重睹花斑鸡，冠丹颊翠衣裳缁。是谁巧把晴空雪？散作身章若

① 段成式. 酉阳杂俎 [M]. 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1. 页 157. 又，李肇. 唐国史补 [M]. 丛书集成初编本，页 26：“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师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② 小原秀雄. 动物的故事 [M]. 北京：新华出版社新峰、秀臣中译本，1980，页 8、194：“据说在肯尼亚，一只母狮被斑马连咬带踢，前足骨折。”“据说有的狮子将长颈鹿咬死后，自己被压在下面，也死了。还有的说，被长颈鹿踢死的狮子，只有一层皮连着头。”

③ 匏翁家藏集 [M]. 页 4 下.

④ 弘治初，曾一度“遣散”禽、兽。青溪稿 [M] 卷十三《止夷贡》页 6 上：“皇上（孝宗）践祚之初，首颁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进贡骚扰之弊。既而，放禽鸟，纵鹰犬，旬日之间，屏逐无遗。”

缀。载欣载语双鸂鸟，质傅铅花光皎皎。雄雌并立清飙前，贞静幽闲一何好。多情尤有白昼眉，双眉画得天然殊。从今京兆多才思，对此应惭画不如。盆地一物龟相类，出没清波名玳瑁。锦鳞日映光陆离，谁数南溟紫文贝？”<sup>1</sup> 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得以参观这样的“动物园”，不然，中国的园林史上将有更光辉的扉页。而由皇帝一己私欲的满足到遍及臣庶的“公共”福利，狮子等禽兽的进口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者了。

[收稿日期] 2003-08-04

[作者简介] 王 (1952~ )，男，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广州 510632  
屈广燕 (1979~ ) 女，暨南大学古籍所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632

## Roaring Beasts in Bulrush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by Means of Presenting Lions

**Abstract:** It was a remarkable one among the diplomatic event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e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presenting lions. The emperors had got the animals from Heart (Halie) at first and then Samarkand, Shiraz, Esfahan, Hormoz, Konya (Lumi), Aden and Makkah (Tianfang). The quantity of the beasts and frequency of the contribution was so large that came out top in Chinese history in middle ages. The people living in Ming times described the figur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lions factually and lively because most of them had seen them by themselves. There were more serious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courses of lion presenting and it was prais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Yongle Xuande by the officials in the court but was criticiz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Tianshun Jiajing.

**Key words:** lions,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the Ming Dynasty

##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Ma Rong*

**Abstract:**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all kinds of ethnic groups, but also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o it becomes the symbol of the ethnic group to some degree.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can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concerns with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some nations, the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discussing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and trend of minorities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languages in school.

**Key words:** language;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 \* P. 20)

<sup>1</sup> 夏原吉·夏忠靖集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页 670 下、671 上、下.